

教育强国背景下的校外教育高质量发展路径创新

周立奇 胡盼盼

北京市少年宫, 中国·北京 100061

摘要: 本文立足教育强国建设背景, 聚焦探索校外教育高质量发展路径创新。首先梳理校外教育战略定位和价值转向, 从“学校教育的延伸补充”“与学校教育并举并重”到“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三重跃迁, 剖析其在立德树人、五育融合、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中的三重核心价值。其次指出校外教育面临标准化与个性化失衡、体制机制不统一、教师专业支撑不足三大困境。最后提出“三位一体”发展框架, 从规范建设、机制创新和教师队伍三个方面, 为校外教育融入基础教育体系、助力教育强国建设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 校外教育; 核心价值; 困境剖析; 发展路径

Innovative Pathways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xtracurricular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an Educational Powerhouse

Zhou Liqi, Hu Panpan

Beijing Children's Palace, China Beijing 100061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building an educational power country and focuses on exploring innovative paths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xtracurricular education. Firstly, it reviews the strategic positioning and value shift of extracurricular education, from "an extension and supplement of schools" to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basic education", and analyzes its three core values in terms of fostering moral character, integrating the five aspects of education, and cultivating 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s. Secondly, it points out that extracurricular education is facing three major challenges: imbalance between standardization and individualization, inconsistent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and insufficient professional support for teachers. Finally, it proposes a "three-in-one" development framework, covering three aspects: standardization construction, mechanism innovation, and the teacher team,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paths for extracurricular education to integrate into the basic education system and con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ducational power country.

Keywords: Extracurricular education; Core values; Analysis of dilemmas; Development path

0 引言

近年来,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需求的不断增长, 校外教育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本文旨在从教育强国的视角出发, 深入分析校外教育的功能定位、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并探讨其未来发展路径, 以期为推动校外教育高质量发展、助力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参考。

1 功能重构: 校外教育的战略定位与价值转向

1.1 战略定位从“延伸补充”转向“重要组成”

校外教育是指在正规学校教育之外, 由各种社会机构、团体或个人组织实施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活动^[1]。校外教育的战略定位演变并非简单的政策调整, 而是国家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与人才培养需求变迁的深刻映射。

1.1.1 学校教育的延伸补充

1957年共青团中央联合教育部制定的《关于少年宫和少年之家工作的几项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强调了少年宫和少年之家的基本任务是“配合学校对少年儿童进行共产主义教育, 培养他们具有优良的道德品质; 帮助他们巩固和扩大课堂知识, 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 发展他们多方面的兴趣和才能, 锻炼他们的技能和熟练技巧”^[2]。此阶段学界普遍从“剩余模式”视角解析校外教育功能, 有学者提出, 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学校教育无论是在数量、规模、还是质量上都不能满足儿童受教育的基本需求, 校外教育机构成为了学校教育的补充和延伸^[3]。

1.1.2 与学校教育并举并重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 又进一步明确了新时期少年宫教育的方针和任务, 强调“学校教育和学校外、学校后教育并举”, 确立了校外教育

在社会大教育中的地位^[4]。1995年,国家教委、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七部委根据校外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联合颁发了《少年儿童校外教育机构工作规程》,指出校外教育机构工作应当“面向全体少年儿童,面向学校,面向少先队,实行学校、家庭、社会相结合”,“德、智、体诸方面的教育应相互渗透,有机结合”^[5],进一步指明了校外教育育人对象和方向。2001年教育部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标志着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全面推行素质教育课程变革的开始。少年宫教育作为发展青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的重要领域,也面临着相应的调适与转型,不再对少年儿童的生源质量及获取成就做出要求,而是以拓宽其视野、培养其兴趣为宗旨^[6]。

1.1.3 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强调“充分利用现有综合实践基地、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职业院校和普通高等学校劳动实践场所,建立健全开放共享机制”^[7]。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明确了以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为代表的校外教育教育机构参与学校课后服务的职能定位^[8]。2023年,教育部等十八部门发布《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中提到“强化部门协作,统筹动员高校、科研院所、科技馆、青少年宫、儿童活动中心、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规划展览馆和工农企业等单位,向学生开放所属的场馆、基地、营地、园区、生产线等阵地、平台、载体和资源,为广泛实施科学实践教育提供物质基础”^[9]。从上述政策文件看出,近些年关于基础教育的重大文件已将校外教育纳入基础教育的整体体系中,并要求充分发挥其独有的育人作用,这表明“校外教育是我国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校内教育的有益补充与延伸”^[10]。

1.2 教育强国战略中校外教育的三重核心价值

在推动教育强国建设中,校外教育以其独特的灵活性、多样性和实践性,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丰富的资源,其核心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重维度:

1.2.1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践场域

建设教育强国,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校外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延伸,依托其开放性、实践性与社会性特征,成为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3-2027年)》(以下简称《纲要》)中“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

的关键抓手。相较于校内教育的理论化倾向,校外教育通过沉浸式场景与具身化实践,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学生的行动自觉。

此外,校外教育还通过建设“沉浸式”思政育人基地,设计紧贴生活的实践活动,培养高素质思政课专兼职教师,统筹校内外教育资源,推进大中小思政一体化建设。例如,北京市少年宫挂牌北京市学校“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充分利用首都红色育人资源,开展首都大中小学学雷锋“榜样大思政课”等活动,贯通融合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

1.2.2 践行五育融合的重要载体

教育强国建设强调“五育并举、融合育人”,而校外教育的跨领域整合优势恰为这一目标提供了实践路径。根据《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的“破五唯”要求,校外教育通过项目化学习打破学科壁垒,在真实任务中实现德智体美劳的有机渗透。如北京市西城区少年宫开展市级创新项目的“趣味创意综合实践活动”,通过“绘本与成长”“科技与探究”“思维与表达”三大课程模块,将人文艺术与自然科学相融合、实践探索与思考研究相融合。

1.2.3 早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教育强国建设明确提出“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而校外教育以其独特的生态位,成为破解标准化教育同质化难题的战略支点^[11]。校外教育通过“去标准化”培养模式,为具有特殊潜质的青少年开辟了差异化成长通道。一方面,校外教育机构规避了应试导向的功利性束缚,能够以更包容的态度接纳并培育“非常规型”人才。另一方面,校外教育的活动项目设计突破国家课程标准限制,通过模块化、系统化、定制化实现精准施教,从而搭建起普及带动、兴趣培养、潜能激发三级金字塔育人模式。

2 困境剖析: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

2.1 校外教育标准化建设与个性化需求的不平衡

进入新时代后,由于国家层面尚未更新与时俱进的课程标准与管理规范(现行机构运行标准仍依据1995年《少年宫教育工作规程》),当前校外教育陷入规范不足与自主探索的深层矛盾中。在教育教学方面,校外教育在“无纲可依”的现实中形成了两极分化:一方面,部分机构过度依赖教师个人经验,导致课程科学性不足;部分机构开设的项目以琴棋书画的技能培养为主,而更富有时代特色的科技项目、社会能力、心理健康等组织教育类项目涉及较

少,与时代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匹配度较低^[12]。另一方面,标准化滞后反而强化了校外教育的独特育人优势,让校外教育机构能够有较为灵活的渠道、方式,结合机构优势开发各类项目。

在校外教育机构发展方面,这种“规范真空”催生了显著的区域差异。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共青团所属青少年宫在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这些青少年宫大多由共青团直接管理,运行机制高效,不仅保留了传统的教育培训功能,还积极适应社会发展需求,为青少年提供了现代化的设施和优质的服务。相比之下,西部地区的共青团青少年宫在数量分布和发展水平上相对不足,存在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现象^[13]。

北京于2011-2015年根据《北京市区县校外教育工作督导评价指标体系(试行)》和督导方案对全市校外教育工作进行了督导评价,试图破解这一困局,提高校外教育发展规范性,但该项工作并没有持续开展下去。如何构建“保底线、促多元”的弹性标准体系,并有效利用该标准持续促进校外教育发展,已成为校外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命题。

2.2 校外教育的复杂性和现有体制机制的不统一

校外教育的体制机制呈现显著的“多元共生”特征。在管理主体上,教育行政部门、共青团、妇联分别主导不同类型的校外机构;在机构属性上,公益一类(财政全额保障)与公益二类(差额补贴)并存;在层级关系上,国家、省、市三级缺乏常态化协作平台。这种多样性曾为校外教育注入活力,教育部门主管的大部分少年宫深耕学科拓展课程,妇联系统的大部分儿童中心侧重性别平等教育,共青团旗下的很多青少年宫注重社会实践能力培养,产生了“百花齐放”的积极效应。

然而,多元共治的弊端随着规模扩张逐渐显现。不同系统的校外机构因管理归口、经费来源、考核标准差异,难以形成育人合力。200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青少年学生活动场所建设和管理工作的通知》中提出,“为了加强对青少年学生校外教育工作的领导,成立‘全国青少年校外教育工作联席会议’,统筹协调和指导全国青少年学生校外教育工作以及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场所建设和管理工作”^[13]。全国青少年校外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教育部。在一段时间内,通过该机制有效推动了全国校外教育有序发展,各省市参照该机制成立相应的协调机构。但随着该机制停摆,目前仅上海、重庆等地区保留联席制度。

这种体制困境本质上反映了教育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深层矛盾,即如何在保持多元主体创新活力的同时,构建“统分结合”的协同治理体系。《纲要》提出“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统筹推进机制”“加强主管部门定期会商,共同做好政策协调、项目统筹、资源配置”^[14]。但实践层面仍面临制度性梗阻——缺乏国家层面明确各方权责,未建立跨部门资源调配的财政保障机制,更缺少数字化协同平台打破信息孤岛。

2.3 教师队伍的多元需求与专业发展支撑体系的不匹配

校外教育教师队伍的专业发展长期面临“多元需求与单向供给”的结构性矛盾。校外教师专业领域涵盖科技、艺术、体育等百余种专业,且分类标准相对不统一。这种分类失衡导致教师职业发展通道受阻,部分省份校外教育机构教师需按照中小学校教师专业参与职称评定、继续教育培训,并未将校外教育专业进行单独设立。

国家近年出台的《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等政策,其支持范围主要聚焦中小学教师,校外教育领域尚未形成专项培养体系。更突出的矛盾体现在资源供给端,中小学教师可通过省、市、校三级教研网络获取系统支持(如学科教研员指导、集体备课制度、教科院、教育学院等),而校外教师多依赖自发组织的民间社群。虽然这种方式能够为专业自主性赋予其创新空间,但由于缺乏系统性支持导致教师专业化、体系化的发展得不到可持续性保障。

《纲要》中提出“强化教师全员培训,完善国家、省、市、县、校分级研训体系”,但校外教育领域尚未落地实施细则。破解这一困局,需构建“分层分类”支持体系,在国家级层面制定校外教育教师专业发展标准,省级建立跨领域教研协作体,市级设立专项教科研基金,方能在保持专业多样性的同时筑牢发展根基。

3 路径创新:三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框架

3.1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注重规范化建设

校外教育标准化与个性化需求的矛盾,本质上是教育质量底线与创新活力上限的动态平衡问题。破解这一矛盾需构建系统化的规范框架,通过活动、项目、机构的三重规范化路径,在坚守育人本质的同时释放多元价值。

3.1.1 活动规范化:构建设计—实施—反思的闭环系统

校外教育活动的灵活性必须以专业性为根基,其规范化并非机械统一,而是通过关键要素的标准化实现质量可控。活动设计需建立目标导向的规范框架,将思政元素、能力图谱、风险预案等嵌入方案制定流程,确保育人目标

不因形式创新而弱化；活动实施应聚焦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通过多维评价体系引导教学行为向专业化、科学化发展；活动反思则需建立结构化改进机制，推动教师从经验积累走向循证实践。三个环节形成螺旋上升的闭环，既赋予教师自主创新的弹性空间，又通过过程性规范规避无序探索的风险。这种“有界创新”模式，本质上是以专业规范为栅栏，在保障教育方向正确性的前提下，为个性化发展开辟通道。

3.1.2 项目规范化：打造分层分类的生态体系

校外教育项目的规范化建设需摒弃“一刀切”思维，转向差异化、阶梯式发展路径。通过“创新—特色—精品”三级分类，形成动态演进的项目生态，即基础层鼓励突破性探索，中间层培育可复制的特色模式，顶层凝练普适性项目方案。这种分层机制既避免低水平重复，又为多元创新保留生长空间。同时引入全过程评价模型，从规划与计划、支持与保障、方法与过程、成绩与效果四个维度构建评价矩阵，将项目发展纳入国家教育战略轨道。这种规范化不是对创造力的束缚，而是通过科学的价值筛选机制，将分散的个体创新转化为系统化的教育生产力，实现“百花齐放”与“育人合力”的辩证统一。

3.1.3 机构规范化：建立弹性协同的治理框架

校外教育机构的规范化管理需超越简单的标准制定，转向“刚性底线+柔性发展”的治理范式。通过办学条件标准筑牢发展基础，明确师资配置、场地设施等质量红线，但允许区域性差异的弹性适配；通过动态督导机制激活发展动能，将基础规范与特色创新纳入综合评价体系，建立“保底不封顶”的激励机制；通过数据治理平台实现发展协同，打破机构间的信息孤岛，构建资源配置、质量监测、风险预警的智慧管理系统。这种规范化治理不是行政力量的单向管控，而是通过制度设计引导机构在守正创新中形成差异化竞争格局，最终构建既规范有序又充满活力的校外教育生态。

3.2 以优质发展为目标，加强体制机制创新

校外教育的复杂性与体制机制不统一问题，本质是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多元主体协同不足的集中体现。破解这一困境需构建“纵向贯通、横向联动”的治理新生态，通过层级化行政管理、专业化教科研支持、网络化专业联盟的三维机制创新，将分散的治理资源转化为系统化的发展动能，实现校外教育从“多元共存”向“优质共生”的跃升。

3.2.1 纵向贯通：构建层级化治理体系

在行政管理体制方面，省、市、区三级建立分类管理

的行政框架，明确教育行政部门、共青团等主体的权责边界与协作规则。省级层面侧重政策供给与资源统筹，制定校外教育机构分类管理办法，建立差异化支持机制，对公益一类机构保障基础运营经费，对公益二类机构实施“绩效购买服务”。市级层面强化执行督导，设立校外教育发展专项经费，保障校外教育各类改革项目，支持跨区域合作项目。区级层面落实属地化管理，整合社区、学校、社会资源建设“15分钟校外教育服务圈”。这种纵向分层、横向分类的治理模式，既能破解多头管理导致的政策碎片化，又能通过财政杠杆引导各类机构回归育人本质。

构建“省—市—机构”三级教科研支持网络：省级校外教育研究室负责顶层设计，研制项目课程标准、教师发展指南等基础性规范；市级研究室聚焦区域特色，开发地方文化、产业资源转化的校外教育项目；机构教研部门深耕实践创新，建立“教学问题—研究课题—成果转化”的闭环机制。三级体系通过年度联合攻关计划、数据共享平台实现纵向联动，将零散的实践经验上升为普适性理论，再下沉为可操作的实践工具。这种“顶天立地”的校外教科研生态，既能避免低水平重复，又能确保创新始终服务于校外育人目标。

3.2.2 横向联动：激活专业共同体效能

针对校外教育专业壁垒问题，建立“领域联盟+区域联盟”协作式专业共同体。领域联盟按科技、艺术、体育等专业组建，制定行业标准与资源共享规则，如科技类联盟可建立实验设备共享库，破解规模较小的校外机构资源不足难题。区域联盟推动跨机构项目合作，通过“项目联建、师资联聘、基地联用”实现优势互补；搭建跨区交流平台，定期举办校外教学成果展、创新案例评选等活动。联盟运行可采用教科研部门指导下的组长负责制，设立组长和副组长，既保持专业自主性，又通过协商民主提升决策科学性。

3.3 以教科研为支撑，聚焦教师队伍建设

校外教师专业发展的困境，根源在于其多元化的专业需求与单一化的支持体系间的结构性错位。破解这一矛盾，需构建“教研筑基、科研领航”的双轮驱动机制，通过贴近实践的教学研究解决现实问题，依托前瞻性科研明确发展方向，既回应校外教育的独特规律，又实现与学校教育体系的有机衔接。

3.3.1 教研筑基：破解教学实践的现实梗阻

教研活动需聚焦校外教育场景中的具体问题，通过标准化、共享化的教研机制，将教师的个体经验转化为群体

智慧。在活动设计层面,建立“主题式集体备课”制度,按科技、艺术、劳动等领域组建专业和跨专业教研组,围绕项目式学习、混合式教学、人工智能等前沿模式展开研讨,输出标准化活动设计模板与个性化调适指南。

项目建设层面,需在统一的项目评价标准的指导下,构建以项目建设、交流、评选、推广为核心的“大循环”和以教学、管理、评价、师资、教科研、宣传等为核心的“小闭环”,让教师、管理者、研究者、社会参与者、家长都参与到校外教育项目中,实现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合力。

教学实践层面,推行“三课联动”机制(公开课、观摩课、研究课),要求教师每学期完成“一课多磨”的迭代展示,借助课堂观察量表与多元评课体系,推动教学行为从经验依赖向证据支持转型。这些教研形式与中小学常用的校本研修、名师工作室等模式形成方法论共鸣,既降低校外教师的参与门槛,又为校内外教师对话建立共同话语体系。

3.3.2 科研领航: 锚定专业发展的战略方向

科研体系着力破解校外教育的理论空心化问题,通过课题牵引、学术共同体构建,引导教师从“技术执行者”转向“反思研究者”。设立专项课题资助类别,重点支持育人模式创新、五育融合路径等方向;搭建校外教育学术交流平台,定期发布研究前沿报告、组织论文评选,既推动理论建构,又促进成果转化;建立校外教育期刊方阵,构建同行评议机制,使教师的研究成果获得学术认证。这种科研体系并非另起炉灶,而是与基础教育科研网络深度嵌套,主动对接基础教育教科研体系,鼓励校、内外教师协作式、渗透式参与。

参考文献:

- [1] 康丽颖. 校外教育的概念和理念 [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02, (03): 24-27.
- [2] 许德馨. 少年宫教育史[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0:50.
- [3] 康丽颖. 中国校外教育发展的困惑与挑战——关于中国校外教育发展的三重思考 [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04): 22-30.
- [4] 罗娟, 康丽颖. 中国校外教育政策三十年变迁 [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06): 124-127.
-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少年儿童校外教育机构工作规程[EB/OL].(2008-04-11).<http://www.moe.gov.cn/>

srcsite/A02/s5911/moe_621/199506/t19950621_81904.html.

[6] 刘铮, 刘泽. 少年宫教育发展的历史嬗变、当下困境与未来路向 [J]. 教育科学, 2021, 37 (06): 14-21.

[7]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EB/OL].(2020-03-26).https://www.gov.cn/zhengce/2020-03/26/content_5495977.htm.

[8]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EB/OL].(2021-07-24).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1/content_5629601.htm.

[9] 教育部等十八部门. 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EB/OL].(2023-05-11).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05/content_6883615.htm.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负责人就《教育部等十八部门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答记者问[EB/OL].(2023-05-29).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271/202305/t20230529_1061836.html.

[11] 滕洋, 孙瑞芳. 我国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校外教育探索 [J]. 中国教育学刊, 2024, (07): 56-63.

[12] 宋利国. 团属青少年宫的现实困境与发展路径研究 [J].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 2022, (02): 59-62.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关于加强青少年学生活动场所建设和管理工作的通知[EB/OL].(2000-06-03).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0/content_60256.htm.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EB/OL].(2025-01-09). 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2501/t20250119_1176193.html.

基金项目: 本文系中国青少年宫协会研究重点课题《教育强国视角下的校外教育发展路径研究》(课题编号: CNYP202501002)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周立奇(1973.08-), 男, 汉族, 安徽宿州人, 硕士研究生, 正高级教师, 研究方向: 基础教育、校外教育。

胡盼盼(1990.08-), 女, 汉族, 湖北黄石人, 硕士研究生, 一级教师, 研究方向: 综合实践、校外教育。